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李燕萍

香港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片岡新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零 前言

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於 1807 年來中國九個月後就已經可以用官話和廣東話在一般話題上與中國人溝通了。他先後在廣州和澳門 25 年, 除了翻譯中文《聖經》及宗教刊物之外, 還出版了學習中文的教材和辭典, 以及介紹東西文化的著作。自十六世紀天主教來華後, 再次掀起了西方人士對漢語研習的熱潮, 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1817 年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贈與馬禮遜榮譽博士學位, 表彰他在編寫學習中文著作的貢獻。1834 年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秘書, 上任不久後逝世。

馬禮遜去世之後, 陸續有很多歐美傳教士來到廣東地區, 並留下很多以廣東話口語寫成的著作。近年即有很多語言學家利用這些歷史語料來研究廣東話在近二百年的演變。馬禮遜於 1828 年出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被公認為最早有系統用羅馬拼音記錄廣東話的語料。但該拼音方案存在著幾個關於漢語基本特徵的問題: (1) 聲母沒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區別,¹ (2) 沒有標聲調,² (3) 現代粵語用舌根鼻音 [ŋ] 的詞標成濁鼻音字母 'g',³ (4) 自成音節鼻音 [m / ŋ] 分別標成 'im / ing',⁴ 令人因而懷疑馬禮遜不但不能分辨聲調, 不能區別聲母有沒有送氣, 甚至質疑馬禮遜的中文能力。

為了分析這些問題及真正了解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本報告分五部份進行研究: (1) 十九世紀初期廣東的語言情況、(2) 馬禮遜學習中文的歷程、(3) 馬禮遜四部著作: 1815-1823 年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 年《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7 年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1828 年《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4) 《廣東省土話字彙》一書問題的分析、(5)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 本文為「近代粵語的演變—早期廣東話話語材料研究」計劃 (由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基金贊助, 編號: CUHK6055/02H, 主持人: 張洪年教授) 的階段性成果。初稿曾經在香港語言學學會「第五屆粵語討論會」(WOC-5, 香港中文大學, 2006 年 4 月) 上宣讀。張洪年、Robert S. Bauer 兩位教授提供寶貴意見, 筆者受益匪淺。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特藏組的 Irene Wong 和 Joey Cheng 提供資料, 深表謝意。

¹ 如: 點 [tim] / 添 [t'im] 都標成 'teem'; 包 [pau] / 炮 [p'au] 都標成 'paou'。

² 如: 由三個不同聲調組成的「本地人」只標成 'poon-te-yun'。

³ 如: 我 [ŋɔ] 標成 'go'。

⁴ 如: 唔 [m] 標成 'im'; 五 [ŋ] 標成 'ing'。

一 十九世紀初期廣東的語言情況

1.1 中國人之間溝通的語言

十九世紀初期的標準語是官話，在日常生活上，一般人都說白話（或稱土話、土談）。馬禮遜認為官話是：「各省公通用之言語聲音為正」。⁵ 當時廣東的標準語是南京官話，⁶ 白話是廣州話。另外，外國人經常居留在澳門，經常都聽到澳門話。⁷

下面表一圖示廣州的語言使用情況。由表一可見，在不同的用語場合，語言的使用情況也有差別。在正式場合廣東人會說高層語言 (high language) 南京官話，在非正式場合會說低層語言 (low language) 廣州話。至於教學和商務場合，則會混合使用。

表一：中國人之間的語言情況

場合 \ 語言	官話	廣州話
官方會議	★	
教學	★	★
商務	★	★
家庭生活		★
閑談		★
購物		★

註：★ 表示使用

1.2 中國人與外國人溝通的語言

1.2.1 清朝政府對外政策

清政府採用封閉政策，皇帝不接來使，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傳教，限定廣州一口通商，對外國人諸多管制。這政策一直維持到鴉片戰爭（1839）後才不得不改變，開放門戶。

在貿易上，1809年嘉慶定下《民夷交易章程》要外國商人遵守例如：1. 外國人在貿易季節只可以在十三行居留及活動；2. 貿易以外的季節不得在廣州，都要住在澳門；3. 外商家眷只可以在澳門居留及活動；4. 商船必須直接駛入黃埔；5. 所有軍艦不得駛入虎門；6. 婦女和武器不得帶入商館；7. 買辦必需在澳門衙門登記；8. 禁止貨物私下買賣；9. 夷人不得向官府呈稟貼，須由商行上遞；10. 夷人不得在省河划船。⁸

在宗教上，因康熙末年與天主教教皇‘禮儀之爭’，清朝頒下禁教令，西洋人以後不得在中國傳教。留在中國的傳教士或被監禁處死，或被驅逐到澳門。⁹

在文化交流上，禁止中國人教外國人中文，如被發現即判處死刑；禁止中國人不得將中國史書售與外國人；禁止外國人將翻譯書帶入廣州；禁止外國人從事撰寫活動等等。

1.2.2 外國人在廣州及澳門

從16世紀開始外國商人和傳教士便在廣州及澳門活動。在貿易上，葡萄牙人1553年租借澳門後，澳門由葡萄牙和中國政府共同統治。葡萄牙人及歐洲商人開始在澳門進行貿易，澳門

⁵ 見 Morrison (1815: 259)。

⁶ 見 Morrison (1815-23: x)。

⁷ 當時的澳門話即香山話。

⁸ 第1項，見蘇精 (2005: 36)；第2項，見海恩波 (1956: 32)；第3—10項，見 Hunter (1938: 22)。

⁹ 見趙春晨 (2001: 14)。

成為中外貿易中心。¹⁰ 明朝政府雖然禁止同葡萄牙貿易，但是很多中葡商人在廣東江門走私。到了 19 世紀，英國人和荷蘭人，西班牙人，美國人也接踵而來，開始在廣州貿易。¹¹ 廣州由於地利，一直是中外貿易港口，早在 1686 年已建立洋行制度。1757 年清政府下令廣州是唯一外貿港口，負責收關稅及管理外國人做買賣。¹²

在宗教上，1552 年西班牙耶穌會教士沙勿略 (Fransiscus Xaverius) 帶一個中國翻譯到江門傳教。1568 年天主教羅馬教皇派主教卡內羅 (Melchoir Carneise) 在澳門建立主教署，外國教士陸續到澳門先學習中國語言再進行傳教。1580 年耶穌會在澳門開辦「馬丁經言學校」，為中國人講授教理，¹³ 該校後來發展到 1762 年的「約瑟修院」還講授葡萄牙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中文。葡萄牙人沙江維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在澳門先學習三年官話和廣東話後，在該院任教，所以一些中國信徒和教會辦事員都會外語。¹⁴

1.2.3 中國人與外國人溝通的語言情況

在貿易上，外國的商人、辦事員、醫生、翻譯會跟中國的官員、行商¹⁵，通事¹⁶、買辦¹⁷、看銀師¹⁸、孖毡 (merchant 音譯)、搬運夫、挑水夫、苦力、僕人、煮飯、中文老師、翻譯等人接觸。從 16 世紀開始廣州的中國人跟外國人商業交往的語言是中葡混合語 (Pidgin-Portuguese)，但 18 世紀英國人成為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英混合語 (Pidgin-English) 取而代之。19 世紀廣州中國人與外國人商務往來就是用這一種非常混雜的語言，例如：‘chop’ 是店主的單，也是給官員的報告；‘chop boat’ 是貨船；‘一等 chop’ 是最好的貨，‘第十 chop’ 是最差的貨；‘第一 chop 人’ 是好人，‘壞 chop 人’ 是壞人。¹⁹ 馬禮遜記載當時清朝委任了四五個通事在廣州負責做翻譯，但說的都是不標準的英文，而且沒有一個有能力閱讀英文。²⁰

在宗教上，澳門的天主教傳教士都會跟中國的官員、信徒、教會職員、翻譯、僕人等人接觸。1762 年澳門的約瑟修院講授葡萄牙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中文。天主教信徒有機會學習外語，有些充當翻譯，有些在教會做辦事員。

從表二可見中國的官員與外國人溝通會用官話，但在商務上中國的行商、通事、買辦、看銀師、孖毡、搬運夫、挑水夫、苦力會說廣東英語。煮飯和僕人通常只會說廣東話。中文老師、翻譯、教會職員、信徒跟外國人溝通或者用外語或者用官話或者用廣東話。

¹⁰ 見雷雨田 (2004: 28)。

¹¹ 見 Hunter (1993: 17)。

¹² 見 Hunter (1993: 2)。

¹³ 見趙春晨 (2001: 6)。

¹⁴ 見澳門文化雜誌 (2004: 96)。

¹⁵ 行商：得到中國官府正式承認的唯一機構，負責進出口事宜，是外商擔保人。

¹⁶ 通事：持有執照，協助外商辦理一切日常事務。

¹⁷ 買辦：負責商館一切大小事務。

¹⁸ 看銀師：鑒定銀錢，兌換，借貸。

¹⁹ 見 Hunter (1993: 25-43)。

²⁰ 見 Morrison (1839: vol.2, appendix.12-21)。

表二：中國人與外國人的語言情況

中國人 \ 外國人	商人	辦事員	翻譯	傳教士
官員	M	M	M	M
行商	Pi	Pi	Pi	
通事	Pi	Pi	Pi	
買辦	Pi	Pi	Pi	
看銀師	Pi	Pi	Pi	
仔毡	Pi	Pi	Pi	
搬運夫/挑水夫/苦力	Pi	Pi	Pi	
中文老師	M/E/L/P/C	M/E/L/P/C	M/E/L/P/C	M/E/L/P/C
翻譯	E/L/P	E/L/P	M/E/L/P/C	M/E/L/P/C
煮飯/僕人	C	C	C	C
教會職員				M/E/L/P/C
信徒				M/E/L/P/C

註：Pi=廣東英語, M=官話, C=廣東話, E=英文, L=拉丁文, P=葡萄牙文

二 馬禮遜學習中文的歷程

倫敦會 1795 年成立後，希望向海外傳播由馬丁路德改革後的基督教。1804 年馬禮遜 22 歲，向倫敦傳會申請去海外傳教。董事會接受馬禮遜申請，要他去中國。馬禮遜從少年時期就攻讀英文，19 歲開始學拉丁文，20 歲在神學院學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還繼續進修拉丁文和英文文法。他希望學好中文，把聖經翻譯後，中國人可以用母語看聖經。²¹

馬禮遜自從決定來中國之後，從不間斷學習中文。他學習的歷程分三期。馬禮遜學習中文時間表見附錄一。

2.1 初期：

馬禮遜去中國前已非常用心學中文，這跟倫敦會給他的明確指示有關。倫敦會認為馬禮遜的首要任務不是傳教，而是先掌握中文，然後將聖經翻譯成中文。²²

2.1.1 容三德教基本中文 (1805 年 10 月 - 1807 年 1 月)

當時懂得中文的英國人只有史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但當時他不在英國。²³ 倫敦會得悉一個從廣州不遠鄉下來的中國人叫容三德 (Yong Sam Tak) 在倫敦學習英文，便請他教馬禮遜中文並協助抄寫中文聖經。1805 年 10 月容三德搬去和馬禮遜同住。開始時，馬禮遜對學中文用背誦的方式很不習慣，曾把老師叫他背誦的中文練習本丟入火爐，老師一氣之下拒絕給他授課。後來馬禮遜發覺這才是最好的辦法，從新學習。容三德教他讀寫基本中文，進步神速，幾個月內便把英國博物館收藏的 18 世紀傳教士巴設的《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全都學完，又用從英國皇家學會借來的《拉丁文—中文字典》自己學中國字。²⁴

2.1.2 自學 (1807 年 2 月 - 1807 年 8 月)

²¹ 見 Morrison (1839: vol.1, 65)。

²² 見 Morrison (1839: vol.1, 68)。

²³ 見 Morrison (1839: vol.1, 67)。

²⁴ 見 Morrison (1839: vol.1, 77-81)。

1807年1月31日坐船到中國。在船上7個多月，他除了講道之外，自己勤學從倫敦帶來的參考書，並表示非常喜歡中文。²⁵到中國後，1807年9月9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傳道會報告他在居留，學習及經濟上各種困難，但仍自學中文：

中國人被禁止教歐洲人中文，如被發現是要判死刑的。[...]駐在澳門的東印度公司禁止任何英國人（經商者除外）。[...]在澳門居住史當東爵士說要在中國居住並請中文老師教授中文是困難的。[...]此外，在澳門有天主教主教和神父們的猜忌。[...]我發現英國人和美國人互相猜忌，真為此有點擔心。[...]利用這個時機，學習從英國帶來的中文書。現在看來，在倫敦給我的200英鎊要用一年是遠遠不夠的。²⁶

2.1.3 語言交換 (1807年9月 - 1807年10月)

在最初兩個月，馬禮遜最常接觸的中國人除了童僕阿宏 (A Wang)，就只有十三行的商人和夥計，他已可用中文跟他們交談了。²⁷他本想向他們學廣東話，並教對方英文，但因發現被騙或因對方怕被官府獲悉而無法繼續。馬禮遜1807年11月4日給倫敦傳道會的信提到他得到史當東及英國大班羅勃茨 (Roberts) 的幫助，終於安定下來。

學習初期，馬禮遜可以用很簡單的中文跟童僕和商人交談。

2.2. 中期

2.2.1 李察庭、雲官明教官話、廣東話 (1807年11月-1807年2月)

史當東又介紹李察庭 (Lee Tsak Ting) 教他文字，寫作和廣東話，雲官明 (Abel Yun Kowin Ming) 教他官話。²⁸他自己又用新的《康熙字典》學新的中國字。

至於中文學習，我在這兒已有進步。可用所學的中文和我的僕人交談了，他來自鄉下，發音很粗。在廣州大部份的人都不會說官話，也不會寫中國字，只說廣州話。這兒的官員也聽不懂本地人所說的方言。[...]李先生是秀才，他的中文根底很好，寫得一手好字。他幫我學會廣州話。他是天主教徒，父親曾到葡萄牙讀了12年神學，後來結了婚不能當神父，做了批發商。[...]雲官明是山西人，說的是官話，在北京曾長時期與如天主教教士一起，拉丁文說得很流利。[...]我在這兒買到新的《康熙字典》，加進了從英國帶來的《拉丁文—中文字典》，用這個方法，可以學到很多新的中國字。²⁹

2.2.2 桂霓、蔡軒教官話、廣東話 (1808年3月-1808年8月)

雲官明只教了三個月，李察庭教到1808年初，馬禮遜便換了老師。到了1808年3月他除了有桂霓 (Kwei Une) 教官話之外，還有蔡軒 (Tsae Heen) 教廣東話，蔡軒採購物品和阿定 (A Ting) 做飯。桂霓因與蔡軒不和，只教了六個月。³⁰其實蔡軒不但教廣東話，還重抄從大英博物館抄寫帶來的《四史攸編耶穌基利士督福音會編》準備馬禮遜翻譯新約聖經及傳教小冊子《神

²⁵ 見 Morrison (1839: vol.1, 106—157)。

²⁶ 見馬禮遜夫人 (2004: 38-39)。

²⁷ 見蘇精 (2005: 64)。

²⁸ 見蘇精 (2000: 66)，Morrison (1839: vol.1, 180)。

²⁹ 見 Morrison (1839: vol.1, 168—169)。

³⁰ 見蘇精 (2000: 68)。

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和《問答淺註耶穌教法》。³¹ 當時馬禮遜的同事 Mr. Ball 從澳門寄了一本《西班牙語法》給他，J. Elphinstone 又送了一本價值 50 英鎊的《拉丁—中文字典》給他，鼓勵他學中文，讓他十分感動。³²

到了中期，馬禮遜學習官話和廣東話的聽說讀寫已掌握了基本功，在一般話題上都可以跟中國人溝通了。

2.3 後期

馬禮遜的官話與廣東話的口語和識字已累積到相當程度，1808 年開始研讀四書。1809 年開始將大學，中庸譯成英文。老師葛先生 (1808 年 9 月—1817 年 3 月) 幫忙修改校正翻譯，改寫聖詩押韻，以及協助編寫字典。關於 1815 年寫的《通用漢言之法》，馬禮遜曾特地聲明書中除了少數例句取自其它書外，幾百個中文例句都是葛先生寫的。³³

1809 年 2 月馬禮遜的中文能力被東印度公司肯定，給他 500 鎊年薪出任中文翻譯。他除了在公司做翻譯工作，繼續進修中文之外，開始翻譯及寫作。1810 年至 1833 年間，馬禮遜出版了中文聖經，12 本中文書，20 本英文書，還經常投稿給 *Indo-Chinese Gleaner*、*Evangelical Magazine*、*Canton Register*、*The Chinese Repository*。馬禮遜編寫的書籍年表見附錄二。

1810 年 1 月一個中國人被外國人殺死，中方要求東印度公司交出兇手並扣留商船。馬禮遜寫公文交涉後又代表英方翻譯，結果平息這次風波。東印度公司很多外國人見中文這麼有用便上學中文。1811 年 3 月馬禮遜在公司兼任中文老師。由於在商務往來多數人都說廣東話，1827 年 3 月馬禮遜在公司兼任廣東話老師並開始編寫《廣東省土話字彙》。馬禮遜為了讓學生有機會跟本地人練習中文及解決學生的疑難，每個星期五晚上在他家開研習班。³⁴ 在他的教導下，學生的中文水準漸漸提高，第二任香港港督戴維斯爵士 (John Francis Davis) 也是他的學生。³⁵

馬禮遜仍然熱心傳道，他印了 1000 本宗教小冊子派發給中國人外，在每個星期日用廣東土話講道跟祈禱。³⁶ 1818 年馬禮遜請了李先生教他中文，並為馬禮遜收容的八名孤兒上課。

³⁷ 同年馬禮遜與米憐 (William Milne) 創辦英華書院，培養人才。其中有三名歐美學生：《廣州番鬼錄》一書的作者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和畢業後留在馬六甲辦報的墨爾。華僑學生包括袁德輝，他後來被任命為林則徐翻譯，其他學生多留在南洋工作。

在翻譯中文聖經方面，馬禮遜 1819 年 11 月 25 日向倫敦會報告中文聖經已全部翻譯完畢時說：

米憐 [William Milne] 已經把舊約的《約伯記》和幾卷歷史書翻譯好，其他的由他負責。新約有些書卷根據天主教初譯稿為藍本，如沒有初譯稿的便完全由頭開始翻譯。馬禮遜指出以前耶穌會教士翻譯中文的聖經用深奧的文體來表現自己的才華是不對的，應該用淺白簡易的文字來正確翻譯。他又說自己雖然文才中等，翻譯出來的譯文不大典雅，但是清楚了解聖經原文，翻譯出來的聖經肯定比那些只會用華麗措辭卻不清楚了解聖經原文的好。

³¹ 見蘇精 (2000: 22)。

³² 見 Morrison (1839: vol.1, 196)。

³³ 見蘇精 (2005: 47)、蘇精 (2000: 75-78)。

³⁴ 見 Morrison (1839: vol.2, 428)。

³⁵ 見 Morrison (1839: vol.1, 292—293)。

³⁶ 見 Morrison (1839: vol.2, 311)。

³⁷ 見蘇精 (2000: 75-76)。

在印刷聖經上，馬禮遜曾說梁發不但是最先開始也是最後完成印刷聖經的人。梁發更幫馬禮遜做編寫工作，譬如 1833 年印刷《祈禱文讚美詩》祈禱文部份便是梁發寫的。³⁹

到了後期，馬禮遜隨英國使團到北京 (1816) 任翻譯官，可見他的中文已經很好了。1817 年馬禮遜呼籲倫敦會培養後繼時，十分有信心地說他在過去學到有關中國人的語言，文學，歷史等可能已與天主教傳教士知道的相近了。

1817 年格拉斯哥大學表彰他在編寫學習中文著作的貢獻，贈與榮譽博士學位。馬禮遜從沒間斷學習，1833 年他又請了以前在馬六甲英華書院教官話的朱先生教他。1832 年他更請了一位老師教他儒家，佛家及道家的學說。⁴⁰ 馬禮遜 1834 年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秘書，上任不久後逝世。

三 馬禮遜四部著作

從以上資料顯示馬禮遜對中文有深入的認識，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他於 1828 年出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粵語拼音出現了幾個關於基本語音特徵的問題，如：不標送氣；舌根鼻音聲母標成‘g’；自成音節鼻音標成‘im/ing’；以及不標聲調等等。

官話拼音方案早在十六世紀已由天主教教士建立，聲母送氣和聲調的標記都已由兩個耶穌會音樂家鍾鳴仁 (Sébastien Fernandes) 和 Lazzaro Cattaneo 協助利馬竇 (Matteo Ricci) 制訂。⁴¹ 馬禮遜曾多次提到他學習中文和翻譯聖經都參考天主教教士的手稿及字典，所以他應該不會忽略這些特徵。周有光 (1960) 認為馬禮遜的官話拼音方案是從利馬竇 (1606) 到威妥瑪 (Thomas Wade 1867) 等方案承先啟後的關鍵。⁴²

本研究希望透過馬禮遜以下四部著作來考證馬禮遜有能力區分上述語音特徵以及嘗試去解釋一些音標為什麼標得不像廣東話：1815-1823 年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 年《通用漢言之法》1817 年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1828 年《廣東省土話字彙》。

3.1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馬禮遜不但用天主教教士編寫的《手稿辭典》，還用《康熙字典》來學中文。他知道漢語有多音節詞，漢字橫排，而《康熙字典》收四萬多漢字比歐洲人編的辭典質量好，所以他依據《康熙字典》加上拼音，分三部六卷編寫漢英字典，好讓英語人士能更有效跟中國人溝通。

第一部：中文題目《字典》，共三卷，分別於 1815，1822，1823 年出版。它是按漢字部首排，加了英文解釋，漢字橫排並附上拼音。有標送氣符號 ‘h’ 及聲調符號：

平聲：無符號 上聲：\ 去聲：/ 入聲：v

第二部：中文題目《五車音韻》，共兩卷，分別於 1819，1820 年出版。它是以官話拼音排序的漢英辭典。此書附錄包括：天主教用的《手稿辭典》和該辭典的音節對照表、廣州話官話音節對照表。它也說明北京官話跟南京官話、廣州話跟澳門話在發音上的區別。粵語官話音節對照表符號 * 表示澳門音。部份來自中古疑母的字 (及部份影母字) 標成‘g’，與《手稿辭典》

³⁸ 見 Broomhall (1924: 116-125)。

³⁹ 見蘇精 (2000: 25)。

⁴⁰ 見 Morrison (1839: vol.2, 464)。

⁴¹ 見 Walle (2001: 868)。

⁴² 見周有光 (1960: 47-48)。

一致。有標送氣符號 c 及聲調符號：

平聲：ˊ 上聲：\ 去聲：/ 入聲：v

第三部：沒有中文題目，只有一卷，於 1822 年出版。它是以英文辭彙排序並附上拼音的英華辭典。它並沒有標送氣符號，也沒有標聲調符號。

3.2 《通用漢言之法》

這本書是為了提供學習中文的英語人士實際幫助而編寫的。馬禮遜早在 1811 年完成，但等到 1815 年才出版。它首先介紹中國官方語言是官話，而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有差別。一般人則說方言，各省的方言不同，廣東話和澳門話也有分別。

第一部份：介紹中文的書寫系統不是字母是漢字，中國人用部首來查中國字，書寫字體有五種部首。

第二部份：解釋中國人的音韻是用反切方法。對歐洲人來說用羅馬拼音學習更有效，所以它提供了中英對照音節表，更列出三種標音：《手稿辭典》式（官話）、馬禮遜式（官話）、馬禮遜式（粵語）。值得注意的是疑母字用‘g’的標法是和《手稿辭典》一樣的。

第三部份：先說明北方官話有四個聲調，南方官話有五個聲調，又提供聲調練習。上平：ˊ 下平：^ 上聲：\ 去聲：/ 入聲：v。它又提到中國人通常把小圈子寫在漢字旁邊表示聲調，部分漢字標有送氣符號，在聲調符號旁邊加一點表示送氣。書中提及只有 k, p, t 音可以送氣，chà [茶?] 是例外。⁴³

第四部份：用印歐語法框架來描述漢語詞性和語法，把漢語分為：名詞、形容詞、量詞、代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感嘆詞幾類。⁴⁴ 在這部份提供的幾百個例句可供學員實際應用。

第五部份：介紹廣東話在文字，語音及語法上與官話不同之處。常用詞語及例句除了提供廣東字英文對照，還附上廣東話羅馬拼音。該部份的廣東話標音的特點：1. 舌根鼻母用‘ng’，如：我 ngo；2. 可能受到中山粵語的影響，如：野 ya；3. 聲調用符號加數字來表示。

第六部份：簡略介紹語法及詩詞歌賦。

3.3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馬禮遜 1816 出版這本書是為了讓學員學習按不同情景能夠使用合適的語體。它設計了 31 種不同情景的會話，對象包括中文老師、商人、通事、官員 (Mandarin)、僕人等。在後面的部份又介紹中國度量衡制度，時間，公文等。值得注意的是漢字旁邊附加的官話拼音，以 ‘h’ 標送氣，而除了個別拼音有聲調符號外，均沒有標聲調。讀者唯有從韻母後面加 h 才知道是入聲字。

3.4 《廣東省土話字彙》

由於商務往來多數人都說廣東話，東印度公司 1827 年 3 月要求馬禮遜在公司兼任廣東話老師。馬禮遜為了幫助公司職員更有效跟中國人溝通，尤其是由於當時洋貨的名稱十分混亂，開始編寫《廣東省土話字彙》。這本字彙分三部份，由東印度公司於 1828 出版。

⁴³ 見 Morrison (1815: 20)。

⁴⁴ 見黃愛美 (2003: 30, 49)。

- 第一部份： 用英文排序的英粵辭典，從英文字可查到廣東字及羅馬拼音。
 第二部份： 用粵語拼音排序的粵英辭典，從廣東話的羅馬拼音字可查到廣東字及英文解釋。
 第三部份： 用英文解釋廣東俗話的辭典。以 24 個情景分類，從廣東俗話的羅馬拼音字可查到廣東字及英文解釋。

《廣土》是目前找到最早有系統地描述廣東話的拼音系統的字彙，所標的聲母及韻母大部份都可信。從這些羅馬字拼音可讓我們看到十九世紀初粵語語音的特徵。

表三：《廣東省土話字彙》聲母

	雙唇	唇齒	舌尖	舌面	舌根	圓唇舌根	喉音
塞音	p [p / p'] 白 pak/ 排 pai		t [t / t'] 打 ta/頭 tāw		k [k / k'] 家 ka/ 揭 keet	kw [kw / k'w] 掛 kwa/ 規 kwai	
塞擦音			ts [ts / ts'] 七 tsät/ 殘 tsan	ch [tʃ / tʃ'] 真 chān/初 cho			
鼻音	m [m] 買 mai		n [n] 南 nam		ŋ [ŋ] 我 go		
擦音		f [f] 火 fo	s [s] 三 sam	sh [ʃ] 衫 sham			h [h] 係 hei
半元音				y [j] 有 yǎw		w [w] 話 wa	
邊音			l [l] 兩 leong				

註：聲母表表示：書中的字母+[擬音]+例字+標音

從表三可見《廣土》的廣東話聲母有以下特徵：

- (1) 有兩套擦音 [s/ʃ]；
- (2) 兩套塞擦音 [ts/tʃ]；
- (3) 區分舌尖鼻音 [n] 和舌尖邊音 [l]；
- (4) 區分舌根鼻音 [ŋ] 和零聲母；
- (5) 區分圓唇舌根塞音 [kw / k'w] 和 [k / k']。

馬禮遜所標的聲母有以下的問題：

- (1) 沒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區別；
- (2) 舌根鼻音聲母 [ŋ] 標成 g。

表四：《廣東省土話字彙》韻母

	陰聲韻			陽聲韻			入聲韻		
	ø	-i	-u	-m	-n	-ŋ	-p	-t	-k
/a/	a[a] 鴉 a	ae[ai] 街 kae	aou/ow[au] 膠 kaou/ 包 pow	am[am] 藍 lan	an[an] 揀 kan	ang[an] 猛 mang	ap[ap] 鴨 ap	at[at] 察 chat	k[ak] 白 pak
/ɛ/		ei[ei] 仔 tsei	ǎw[ɛu] 晝 chǎw	um[ɛm] 咁 kum	un[ɛn] 粉 fun	ǎng[ɛŋ] 鶯 ǎng	ǎp[ɛp] 級 kǎp	ǎt[ɛt] 物 mǎt	ǎk[ɛk] 參 mǎk
/ɛ/	ay[ɛ] 扯 chay					eng[ɛŋ] 餅 peng			ek[ɛk] 石 shek
/o/	o[ɔ] 羅 lo	oy[ɔi] 該 koy			oan[ɔn] 幹 koan	ong[ɔŋ] 腔 hong	op[ɔp] 鴿 kop	oat[ɔt] 渴 hoat	ok/øk[ɔk] 樂 lok/ 國 kwök
			ow[ou] 早 tsow						
/i/	e[i] 之 che/ 尾 me		ew[iu] 小 sew	eem [im] 面 meen	een[in] 片 peen		eep[ip] 葉 eep	eet[it] 結 keet	
						ing[iŋ] 成 shing			ik[ik] 極 kik
	ze[ɿ] 四 sze								
/u/	oo[u] 固 koo	ooy[ui]培 pooy			oon[un] 官 koon			oot[ut] 活 woot	
						ung[uŋ] 工 kung			uk/ok[uk] 叔 shuk/ 綠 luk/lok
/y/	u[y] 主 chu				une[yn] 船 shune			uet[yt] 月 uet	
/œ/	euě[œ] 靴 heuě					eong/aong [œŋ] 上 sheong/ 樣 yaong			eok[œk] 雀 tseok

		uy[ei/ey] 水 shuy						ut[ət] 出 chut	
im [m̩] ing [ŋ] 唔 im 五 ing									

註：韻母表表示：書中的字母+[擬音]+例字+標音

從表四可見《廣土》的廣東話韻母有以下特徵：

- (1) 現代粵語的複元音 [ei]，當時讀單元音 [i] 或 [ɪ]；
- (2) 有舌尖元音 [ɿ]；
- (3) 韻母有 [ɐp] 和 [ɔp] 之別，而現代粵語只有 [ɐp]；
- (4) 韻母 [ɐp] 和 [ɔp] 有區別，但相對的鼻音只有 [ɐm]，沒有 [ɔm]；
- (5) 現代粵語韻母 [ən]，當時讀成 [ɐn]，比如：信 [sɐn] 跟新 [sɐn] 同音。¹

馬禮遜所標的韻母有以下的問題：

- (1) 自成音節鼻音 [m̩ / ŋ] 分別標成 im / ing；
- (2) [ɐ] 有三種標法：u, ŭ, ä；²
- (3) [ɔk] 有兩種標法：ok, ök；
- (4) [uk] 有兩種標法：uk, ok；
- (5) [æŋ] 有兩種標法：aong, eong。

馬禮遜《廣土》一書的廣東話拼音系統除了有以上這些問題外，還沒有標聲調。由於這些都是廣東話的基本特徵，使人質疑他掌握廣東話語音的程度。

四 《廣東省土話字彙》一書問題的分析

4.1 標送氣的問題

早在 1605 年利馬竇的拼音方案已有送氣符號，如：‘p、t 等，而馬禮遜一直都用天主教教士編寫的材料來學中文。在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和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本書都可以看到馬禮遜以 ‘h 標送氣，《通用漢言之法》則在聲調符號旁邊加一點表示送氣。

至於《廣土》一書為什麼不標送氣，筆者認為與東印度公司的要求、學生的質素及馬禮遜不重視標送氣清音有關。《廣土》一書是應東印度公司要求幫助公司職員更有效跟中國人商務往來而編寫的。當時的職員其實已經可以用一種洋涇浜跟中國人溝通，由於洋貨的名稱十分混亂才有需要學廣東話。有興趣學的西人不多，一學就知難而退的也不少。學習動機強的只是寥寥無幾，在記錄中馬禮遜只提到有一個學生柯拉克 (Matthew Charke) 因為廣東話說的流利而獲得嘉獎。³

馬禮遜特別強調能辨別漢字比發音更重要，拼音只不過是幫學生學發音的工具，即使沒有區分送氣不送氣，在實際溝通時也不會做成障礙，所以這些僅屬次要。如果學生要準確發音，應該直接請教中國人。⁴ 東印度公司接受馬禮遜的看法後，請了中國人當中文老師輔導學生，

¹ 見 Bauer (2005: 31)。

² 見 Bauer (2005: 30)。

³ 見蘇精 (2005: 50)。

⁴ 見 Morrison (1819) part II, volume I, page vii。

學生亦明顯有進步。威廉亨特 (W. C. Hunter) 在《廣州番鬼錄》一書提到他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學了中文後到廣州，馬禮遜對他作中文水平測試後，雖然評價是「好」，最後還是安排了李先生去指導他。⁵

其實《廣土》是他上課的教材，可以實際跟中國人溝通才是重要。既然學習送氣不送氣並非必要，為了避免嚇怕初學者，馬禮遜便先省略。學生要學好發音，他相信跟中國老師學便能慢慢掌握得到。

4.2 標 'g' 的問題

馬禮遜將粵語舌根鼻音聲母 [ŋ] 標成 'g' 並非特例，天主教教士編的《手稿辭典》也用 'g' 來標疑母字和部分影母字。馬禮遜用 'g' 應該是受《手稿辭典》的影響。現代粵語讀 [ŋ] 的字來自中古疑母一二等字，而這些字則在中國各地一般讀成零聲母、舌根鼻音 [ŋ]、舌根濁擦音 [ɣ]，⁶ 但都不是舌根濁塞音 [g]。⁷ 馬禮遜 1815 年的《通用漢言之法》用 'ng' 來標粵語舌根鼻音聲母 [ŋ]，由此可見他能分辨此音。馬禮遜因為英語沒有以 'ng' 開頭的字，而《手稿辭典》裡所用的 'g' 最接近 [ŋ] 所具有的濁音和舌根音成分，因而《廣土》採用 'g'。⁸ 其實其他語言也有將 [ŋ] 寫成 'g' 的情況：比如馬禮遜學過的拉丁語把在 n 之前出現的 'g' 讀成 [ŋ]，如：agnus [a:ŋnus]。⁹

4.3 標韻母混亂的問題

《廣土》前面一頁只是簡單列出 17 個廣州話韻母與英文的對照表，但是從書中的標音來看，其實當時的韻母有 53 個之多（見 3.4 表四韻母表）。Bauer 認為信 [sən] 跟新 [sɛn] 不分是由於兩者是同音字，¹⁰ 另外 [e] 有三種標法 'u/ü/ä' 是受英文拼寫及發音影響所致。¹¹ 從 3.4 表四韻母表可見有三個韻母有兩種標法：'ok/øk' [ɔk]，'uk/ok' [uk]，'eong/aong' [œŋ]。這種現象可以說是由於馬禮遜沒有嚴格的系統所造成的。雖然如此，'aong' 只出現在半元音 y 後面，所以他似乎有自己的系統。

4.4 標 'in / ing' 的問題

馬禮遜認為天主教教士用歐洲語言標出來的中文不適合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士使用，所以需要修訂。¹² 他為英文人士度身設計的拼音系統，自然受英文影響。他將自成音節鼻音 [m̩ / ŋ] 分別標成 'im / ing'，是因為英語當中沒有類似的音，而他的標音系統則沒有 im (他用 eem)，也沒有單獨用的 'ing' (如：英 ying 則用 y)，因此 'im / ing' 分別表示 [m̩ / ŋ] 音也不會引起誤會。另外可以參考姓吳的廣東人在海外一般用 Eng，所以 '吳先生' 便是 'Mr. Eng'。

4.5 不標聲調的問題

⁵ 見 Hunter (1997: 12-13)。

⁶ 參考《漢語方音字匯》2003，比如「我」條，頁 42。

⁷ 最接近 [g] 的是粵語四邑話，它把廣州話聲母 [ŋ] 讀如 [ʔg]。但是《廣土》的音系明顯跟四邑話不同。

⁸ 鄭紹基 (2004: 87) 指出沒有 /ŋ/ 音位的第二語言學習者會把它歸進 /g/ 裏，但筆者從教外國人說粵語的經驗得知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多會把以聲母的 /ŋ/ 歸進 /n/。

⁹ 另外日語中 [ŋ] 是 /g/ 的條件變體，用羅馬字書寫時也用 'g'。

¹⁰ 見 Bauer (2005: 31)。

¹¹ 見 Bauer (2005: 30)。

¹² 見 Bolton (2001: xxii)。

《漢英字典》第一部有標上聲，去聲，入聲三個聲調。第二部四個聲調都有標，第三部卻沒有聲調符號。《通用漢言之法》第三部份說明北方官話有四個聲調，南方官話有五個聲調：上平：ˊ 下平：ˋ 上聲：ˊ 去聲：/ 入聲：v。它又提到中國人通常把小圈子寫在漢字旁邊表示聲調。

《漢英字典》和《通用漢言之法》兩本是早期作品都有標聲調，《廣土》是後期作品反而沒有標。這不能說是因為前兩本是官話，《廣土》是廣東話的緣故，因為《通用漢言之法》第五部份介紹廣東話時，馬禮遜也有標聲調。

《廣土》雖然沒有標聲調，但有些兩讀的字，馬禮遜會用小半圓記號標出，例如：ㄷ曾、ㄷ長、分^ㄷ。¹³ 至於不標聲調相信與不標送氣的原因一樣，由於他強調能辨別漢字比發音更重要，拼音只不過是幫學生學發音的工具，學生要學掌握到聲調不能靠書本的拼音，一定要直接請教中國人。馬禮遜還開了個玩笑：法國人是不能單從書本學會英文的。¹⁴

五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馬禮遜到中國傳教，倫敦會要他先學會中文，然後編一本中文字典及把《聖經》經譯成中文，所以馬禮遜學習中文的動機非常高。他學習的方法不單請老師同住，日日夜夜跟老師學，更利用身處於廣州及澳門的環境與中國人交談。另外，馬禮遜不但用天主教教士編寫的《手稿辭典》，還用《康熙字典》來學中文。他依據《康熙字典》加上拼音，分三部六卷編寫《漢英字典》，好讓英語人士能更有效跟中國人溝通。其實除了《漢英字典》，他編寫的教材都是他學習的心得。由於老師和助手不斷要給馬禮遜修改及潤飾他的作品，這過程大大提高他的中文水平。

要真正了解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有多少，可以從他達到的語言功能來評估。在學習初期，馬禮遜可以用很簡單的中文跟中國人交談。到了中期，他已掌握了官話和廣東話在聽說讀寫四方面的基本功，在一般話題上都可以跟中國人溝通了。1810年一個中國人被外國人殺死，中方要求東印度公司交出兇手並扣留商船。馬禮遜寫公文交涉後又代表英方翻譯，結果平息這次風波。這事件可見馬禮遜已達到訴訟並交涉等功能。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的工作除了翻譯，教中文，最重要的是代表商館跟官府交涉。1816年馬禮遜隨英國使團到北京任翻譯官，可見他達到即時傳譯的功能了。除了可以用中文翻譯及寫作外，他1817年很有信心地說他在過去學到有關中國人的語言，文學，歷史等可能已與天主教傳教士知道的相近了。

1810年至1833年間，馬禮遜出版了中文《聖經》，12本中文書，20本英文書，及投稿給 *Indo-Chinese Gleaner*、*Evangelical Magazine*、*Canton Register*、*The Chinese Repository* 介紹中國文化。這些證據可以證明馬禮遜對自己中文能力的評估並非言過其實。馬禮遜談及翻譯中文《聖經》時，說自己雖然文才中等，翻譯出來的譯文不大典雅，但是清楚了解《聖經》原文，翻譯出來的《聖經》肯定比那些只會用華麗措辭卻不清楚了解《聖經》原文的好。從以上馬禮遜對自己跟中國人比較，他的文才已經達到中等程度了。馬禮遜喜歡看書，還收藏了大量中國文學，歷史，宗教及文化的書籍，建立個人書庫。如果以外國人來說，當時不但史當東爵士 (George Thomas Staunton) 和戴維斯爵士 (John Francis Davis) 公認馬禮遜是全歐洲中文最好的學者，1817年格拉斯哥大學表彰他的貢獻，贈與榮譽博士學位。1834年他被英國任命為駐華商務監督秘書可見他在中文能力被英國政府肯定才賦以重任。

對於馬禮遜《廣土》一書的問題，令人質疑他是否已掌握漢語語音。筆者經考證馬禮遜四部著作後，發現《漢英字典》及《通用漢言之法》都有詳細的語音介紹，而 *Dialogues and Detached*

¹³ 見 Morrison (1828) Part III, SHEI-MOW-LUY 中的「整起未曾呢」, Part I, village 詞條中的「保長」, unofficious 詞條中的「安分」。由於2001年版清除背景污點，所以有些二讀字的符號可能看不清楚。

¹⁴ 見 Morrison (1819) Part II, volume I, page vii.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沒有,《廣東省土話字彙》只是很簡單的介紹韻母。由此可見,書本是否記錄某些聲調符號並不代表馬禮遜是否已掌握漢語語音。由以上《廣土》一書問題的分析可見馬禮遜不標送氣及聲調符號與馬禮遜的教學理念有關。將舌根鼻音聲母[ŋ]標成'g'是受《手稿辭典》的影響。將自成音節鼻音 [m̩ / ŋ] 分別標成 'im / ing', 是因為英語當中沒有類似的音。至於標韻母混亂的問題是受英文影響。馬禮遜強調送氣不送氣聲母,一些韻母及聲調必須要跟中國老師學習,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官話和廣東話發音沒有信心跟本地人一樣準確。

附錄一：馬禮遜學習中文時間表

時間	內容	老師	備註
1805年10月-1807年1月	抄寫背誦基本中文	容三德	參考書：《拉丁文—中文字典》 《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1807年2月-8月	溫習所學基本中文	自學	參考書：從倫敦帶來的參考書
1807年9月-10月	溫習所學基本中文,聽說官話和廣東話	童僕及十三行的中國商人和夥計	1. 可用中文跟他們交談了 2. 他本想向他們學廣東話,並教對方英文,但因發現被騙或因對方怕被官府獲悉而無法繼續
1807年11月-1808年2月	學官話,廣東話,文字,寫作	李察庭,雲官明	用新的《康熙字典》學新的中國字
1808年3月-1808年8月	學官話,廣東話,文字,寫作	桂寬,蔡軒	重抄從倫敦帶來的聖經及傳教小冊子
1808年9月-1817年3月	研讀四書,翻譯,編寫字典	葛茂和	1. 1808年9月馬禮遜的官話與廣東話的口語和識字已累積到相當程度 2. 1809年開始將大學,中庸譯成英文 3. 老師不但修改校正翻譯,還改寫聖詩押韻,協助編寫字典 4. 1815年寫的《通用漢言之法》,馬禮遜聲明書中除了少數例句取自其它書外,幾百個中文例句都是葛先生寫的 5. 1817年馬禮遜十分有信的說他在過去學到有關中國人的語言,文學,歷史等可能已與天主教傳教士知道的相近了
1818年	不詳	李先生	除了教馬禮遜並為馬禮遜收容八名孤兒上課
1833年	不詳	朱先生	教馬禮遜以前在馬六甲英華書院教官話

附錄二：馬禮遜編寫的書籍年表¹⁵

年份	書籍名稱
1810	司徒行傳

¹⁵ 參考 Wylie (1867: 4-9)

1811	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路加福音
1812	問答淺註耶穌教法，保羅書信，Horæ sinicæ: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San Tsze King 三字經, Ta Heo 大學等)
1813	新約聖經其他書卷
1814	Short abstract related to the Scripture (Chinese title is lost), 舊約：創世記
1815	古時如氏亞國歷史畧傳,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1815-1823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分三部六卷： 第一部三卷：漢英字典按漢字部首排（1815，1822，1823） 第二部：五車音韻兩卷按漢字音韻排（1819，1820） 第三部：英漢字典一卷按漢英文字母排（1822）
1816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1817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8	養心神詩，年中每日早晚祈禱式，神天道碎集傳
1819	西遊地球聞見略傳，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1816, 舊約聖經其他書卷
1823	神天聖書，Lectures on the sayings of Jesus，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the Port of Canton，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24	Memoirs of Rev. William Milne，Translation of a singular proclamation issued by the Foo-yuen of Canton，China, dialogue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childre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y
1825	Chinese Miscellany，The Evangelis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土話字彙
1832	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
1833	A Sermon preached on board the American ship，The Evangelist，雜文編，祈禱讚美神詩

日期不詳的有三本：

1. Parting Memorial
2. Familiar lectures on the Philippians
3. 英語文語凡例傳

參考文獻

- Bauer, S. R. 2005. Two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Cantonese phonology.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 1: 21-46.
- Bolton, K. 2001. The life and lexicography of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In R. Morrison (2001):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ingsley Bolton.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 Morrison, R. 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漢言之法》).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 Morrison, R. 1815-1823.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The Honorable India Company's Press.
- Morrison, R. 1816.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Macao: The Honorable India Company's Press.
- Morrison, R. 1825. *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 London: S. McDowall, Leadenhall.
- Morrison, R.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彙》). Macao: The Honorable India Company's Press. Reprint in 2001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ingsley Bolton.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 Morrison, R. 183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compiled by his widow; with critical notices of his Chinese works, by Samuel Kidd.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漢譯本：馬禮遜夫人編（2004）《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Walle, W.V. 2001. Linguistics. In N. Standaert ed. (2001):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861-878. Leiden / Boston / Köln: Brill.
- Wylie, A. 1967.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in 1867.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高田時雄. 2000. 〈近代粵語の母音推移と表記〉, 《東方學報》(京都) 72: 754-740。
- 海恩波. 1956. 《傳教偉人馬禮遜》。香港：基督徒輔僑出版社。Original edition: M. Broomhall (1924)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 何群雄. 2000. 《中國語文法學事始》。東京：三元社。
- 赫德森, R.A. 1990. 《社會語言學》。Original edition: R.A. Hudson (1980)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黃愛美. 2003. 《馬禮遜〈通用漢言之法〉研究 - - - 英國早期來華傳教士的漢語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碩士論文。
- 雷雨田主編. 2004. 《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上海：百家出版社。
- 李新魁. 1987. 〈一百年前的廣州音〉, 《廣州研究》10。載《李新魁音韻學論集》, 429-436。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李志剛. 1989.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
- 羅常培. 1930.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 267-338。
- 倪海曙. 1948.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 蘇精. 2000. 《馬禮遜與中文印刷》。臺北：台灣學生書局。
- 蘇精. 2005. 《中國，開門》。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瓦羅·法蘭西斯科. 2003. 《華語官話語法》, 姚小平、馬又清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Original edition: W. S. Coblin, and J.A. Levi. eds. (2000)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威廉·C·亨特. 1993. 《廣州番鬼錄》, 馮樹鐵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Original edition: W. C. Hunter (1882)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 Paul, Trench.
- 許光華. 2000. 〈16至18世紀傳教士與漢語研究〉, 《國際漢學》6: 456-490。
- 葉農. 2004. 〈明清時期來華歐洲傳教士中國語言學習活動勾沉〉, 《文化雜誌》53: 93-104。
- 趙春晨. 2001. 《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詹伯慧主編.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鄭紹基. 2004.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西字奇蹟》殘篇聲母系統構擬〉, 載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編《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68-94。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 莊柔玉. 2000. 《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香港：國際聖經協會。
- 周有光. 1960. 〈馬禮遜的《中文字典》和官話拼音方案〉, 《中國語文》1: 34, 47。
- 鄒嘉彥、游汝杰. 2003. 《漢語與華人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中國語文研究 2006 年第 2 期 (總第 22 期): 頁 21-35